

三登普陀山

□胡汉杰

我第一次去普陀山是在1954年。解放前,我在宁波高工读书时参加过地下学联组织,期间读过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,思想进步,政治热情高。脑子里只知道普陀山寺庙多、菩萨多、和尚尼姑多。这些和尚尼姑一不种田,二不做工,不创造社会财富,反而通过念经拜佛,传播封建迷信和令人愚昧的唯心思想。听不少信徒说,吃一天素,希望得到吃十天大鱼大肉的报酬;放生一条蛇,能活到一百岁;诵一堂经,希望女儿生个白胖小子;做一场“道场”,希望儿子功名成就,前程如锦……如此说来,信徒们朝山进香,虔诚膜拜,原来是跟佛搞交易,做买卖。所以,我认为普陀山是封建迷信思想的窝点。现在解放了,新社会了,这个封建迷信思想的窝点,早就该一扫而光了。

我是带着这种“新思想、新观念”踏上普陀山的。

到了普陀山,总要去游山逛景一番。传承了一千一百多年的佛教香火的普陀山,有普济、法雨、慧济、宝陀等四大寺院,有二十余座庵堂,可谓“无处不见佛,何处不遇僧”。普陀山殿宇巍峨,金碧辉煌,庄严七宝香气氤氲。前寺建于后梁贞明年间,香火兴隆。后寺略小而设备庄严,千年以上古树甚多。紫竹林位于海边,屋宇略小,内供观音,居住者尽是僧尼。佛顶山有一千多石级,山顶常淹没在云雾之中。峰奇、洞险、山秀、沙软、石危。石:师石、二龟听法石、心石、青牛石,最令人激动的是“疑天外飞来,似神手搁置”的“磐陀石”。洞有善财洞、朝阳洞、古佛洞、白云洞、潮音洞、梵音洞,最壮观的是座落在青鼓山岬悬崖绝壁之上的“梵音洞”。

遥望大海,潮起潮落,巨浪拍岸,涛声不止。晨曦初露,眺望东方,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霞光映红大海,其景壮观极了!

览景之后,带着对僧尼生活探秘之念想去游寺庙,只见僧尼们生活有序,行动划一。做“道场”时,僧人按等级而着不同衣质之袈裟,绕堂依序而行。音乐响起,人人念念有词,个个认真肃穆。即使在平时生活中,晨钟暮鼓从不懈怠。啊,居然是一个严守清规勤慎戒律的大集体。

这就是我第一次到普陀山的印象。

我第二次去普陀山是1972年,这时已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后期了,与第一次来时相比,普陀山已是面目全非。据亲历者回忆,1966年11月期间,普陀山17000余尊佛像被损毁,经书47000多卷被烧毁。

我还看到满山摩崖石刻一一被打凿精光,各寺院殿堂有的塌了顶,有的倒了墙,大多僧尼被遣送回乡还俗,只有少数老弱病残、无家可归者,留下种种番薯杂物。

呜呼!延续千年之久的海天佛国竟遭如此浩劫,恐怕是诸多佛门弟子所始料不及的吧!昔日热闹非凡的寺庙,如今既无香客,更无游客,只剩下残败的死寂了。

人们不禁要问:肆虐横行者这样做是“功德无量”吗?我不信佛,也不是佛门弟子,但我听星云大师说过:“信佛为求人生幸福(不但为己,还为他人),真正信佛,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,而屏除私利,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,广大慈悲之心,而护爱众生。”

我第三次到普陀山是90年代中期。国家实行改革开放,社会走向正常发展,经济繁荣,宗教自由得

走近河泥漕

□郑加安



陈其本/摄

宽阔平坦的操场,无法打篮球、排球,因为没打几下球就会滚落到山岗下,只好去山岗脚下的港湾沙滩上打球、跑步、游戏……

河泥漕村前的港湾,是对面一座外陀山环抱而成,港湾四面围着山,天然成了“凹”字形,朝东的一面有二三十米宽的大口子,海水的进出经过这道口子,使得港湾有了潮涨潮落,潮涨时细浪抚摸着沙滩,潮落时留下一片金色。于是,这金色的沙滩就成了孩子们游戏、玩耍的好地方了。

美术课,我带着学生来到沙滩上,进行写生,我发现这些男学生画的全是些海洋、港湾,渔船、渔网,大黄鱼、大虾、大蟹……我问学生们:“长大了干什么?”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:“当渔民,下海扞鱼!”

放学了,我送别了学生,忙碌完了一天的教学工作,我就会独自站立在校门口的小山岗上,望着山岗下的港湾。渔船出海后,港湾里没有了渔船,没有了喧闹声,没有了马达的轰鸣声,只有湛蓝湛蓝的海水在荡漾,眺望远处,天空与大海合在了一起,成了一条墨线。海浪有节

奏地撞击着港湾外的礁石,飞溅起朵朵白花,西沉的太阳红着个大圆脸,赖在远处大山的肩膀上,迟迟不愿落下去,真是夕阳有诗情,晚霞有画意,蓝色的港湾被映照得多姿多彩。

一个汛期后,渔船回洋了。我又站在山顶上,望着辽阔的东海大洋,渔船从一点点的小圆点,渐渐大了起来,一艘艘渔船从港湾的口子驶入,停泊在港湾中。平静了多日的港湾又喧闹了起来,桅杆上的旗帜在猎猎飘扬,马达声、抛锚声、汽笛声、招呼声、欢笑声,充满了整个港湾,港湾又沸腾起来了。

夜幕徐徐拉了下来,停泊在港湾里的渔船,船尾灯亮了,船舱的灯亮了,桅顶的灯亮了,渔村家家户户的灯亮了,同时升起了袅袅炊烟,传来了碗筷声,带来了鱼腥味,飘来了酒香。从上往下看,闪烁的灯火与天边的星光连成了一片,分不清了渔村人家的灯火,还是港湾中的渔村灯光。我被港湾的夜景迷住了,陶醉了。

我平静了一下心情,与往常一样,在灯下伏案备课,批改学生的作业。不一会儿,有人敲门,进来了几

位小男生,身上还带着一股鱼腥味,“老师,我们回洋了,这些新鲜的鱼货,给你尝尝!”是毕业的学生,他们围着我问长问短,有说有笑。我见他们脸庞都黝黑了,但黑里透着红,精神了许多。他们见我备好了课,批改完了作业,就一把拉起了我的身子,叫我到船上去吃“鱼羹”。来到了港湾,两个学生带着我上了小舢舨,摇着橹,一下子上了渔船,他们把早已煮好的一大盘鲜鱼、红烧肉、炒年糕、蒸熟的鱼鲞,搬到船板上,并给我斟满了酒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渔船上吃“鱼羹”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渔船在晃动,我与学生们一道津津有味地吃着,他们谈论着海洋有多大,谈论着“虾兵蟹将”,海洋里有多少种鱼呀!他们海阔天空,憧憬着未来的海洋、憧憬着美好的人生……

夜深了,一轮圆月悬挂在天空,群星璀璨,给海岛渔村涂上了银色,也给港湾洒满了银光,使得港湾流光溢彩,这真是让人看着是一幅画,听着是一首歌啊!

我在这所小学只工作了半个学期,后被调到中学去任教了。至今,我还是忘不了那里的港湾,那里的

以恢复。普陀山也再度以全新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。恢复对外开放的普陀山,不但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而且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地区之一。

步出“不肯去观音院”,一座构筑在观音跳山岗上高达33米全金色装的观音立像,赫然扑入我的眼帘。她那庄严肃穆的面容,她那深邃恒远的目光,使我感受到不是天堂更近,而是红尘更远。这座金色的观音立像,是天人合一的象征!

我不是信众,无须以虔诚的信仰和特定的仪式朝觐佛教圣地。但在观音面前,请允许我下跪,感谢观音给我心灵的慰藉,感谢观音教会我如何面对挫折和困境,如何善待世界和人生!

普陀山因得天赋山海之胜,先为道家炼丹求仙之地,后为佛门焚香膜拜场所。现在的普陀山,吃、

住、行、通讯、娱乐等设施实现现代化,海上、空中航线直达,诸多大中城市、国外游轮时有靠泊。每逢春节至元宵期间,全寺一片灯海,信徒成千上万,源源涌入……诸多的文人墨客在游山观景之余,写诗作文大加赞赏,又有莅山名人题咏,香火日盛,名声远传中外。

普陀山五兴五衰的经历,人们为它做了总结:“废与乱世,兴于太平。”宗教信仰乃世界各地无不有之,这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产品,是人们的精神寄托所在。

回想当年第一次登普陀山时,我想把这“封建迷信的窝点”一扫而光的想法,实在是大幼稚太可笑了。

现在的普陀山呀,山更翠,海更蓝,庙更幽,景更美。游人接踵,香客源源,这颗东海明珠正在放射出无比璀璨的光芒!

很美。过去,外村和本村的村民随便到港湾里掏沙,并装运到家里搞建筑,久而久之,沙滩露出了石岩,环境遭到严重破坏,现在,严禁挖沙,村里还从外地运沙倒在这个沙滩上,决不让沙流失。

港湾不远处是虾峙渔俗博物馆,在朱书记的引领下,我们参观了博物馆。博物馆是由60年代时大队仓库改建的,装修得非常漂亮。室内陈列的一件件物品,展示了虾峙渔村渔民的风俗,同时也展示了虾峙渔业的发展。“舟山渔业看普陀,普陀渔业看虾峙。”这句话是对虾峙渔民的褒奖。虾峙岛上涌现出了许多有名气的“扞鱼老大”。其中河泥漕村渔民老大陈交夫,能捕鱼,产量高,被誉为“海鸥老大”,并且是省劳动模范。

朱书记为了照顾我,要了一辆旅游车,绕着港湾,向村东外嘴的“虾峙门国际航道导航台”驶去,道路两边一丛丛花儿芬芳,沿路环境优美。没几分钟就到了目的地。通往村东外嘴原本是一片嶙峋的礁石,落潮时石缝里尽是镶嵌着肮脏脏的海洋垃圾,涨潮时这些垃圾漂浮在港湾的杓儿里。近几年,为建设美丽乡村,沿着港湾建设了宽阔、整洁的水泥路。在道路边还建起了渔家乐,吃、住、玩服务一条龙。

几个学生陪着我登上了河泥漕村东的东挑嘴,由宁波海事建置的虾峙门国际航道导航台高耸在东挑嘴的山崖上,山崖下是浩瀚无涯的大海,导航台可以远眺大海洋上的万吨巨轮,为巨轮的行驶导航。站在东挑嘴,往南面看,是外陀山,草木葱茏,怪石嶙峋,人称“海山仙境”。为扩展旅游景区,沿海通往外陀山的游客步道正在兴建。往村子里看,每一幢民宅,都是独特的景观,整个村子倒映在港湾里,似乎是港湾里还有个美丽的村子。

中饭是在民宿“余茗小宅”吃的,三层小楼,窗明几净,坐在玻璃钢凉棚下喝茶观海,心情豁然开朗。中午餐桌上全是海鲜,是由朱书记自己驾着小船出海,鱼是在海里钓来的,各种螺是在礁石里捡拾来的。我们师生围着圆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们一边吃着,一边听着朱永任书记对河泥漕村的今后美景的描绘,河泥漕村前程似锦,河泥漕村如一颗灿烂的明珠,在东海洋上熠熠生辉……

我走不完,也看不够。河泥漕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,深深地吸引着我。再次站在港湾岸上,看着潮涨潮落的东方潮涌,内心坚信着未来的河泥漕,追着太阳,赶着月亮,会发展得更快,变化得更美丽、更富裕。